



煤海怒濤

——大同煤礦工人斗爭故事

中共大同煤礦委員會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煤海怒濤

——大同煤礦工人鬥爭故事

中共大同煤礦委員會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太原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记述大同煤矿工人在日寇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敌斗争的回忆录。这些故事真实地记录了矿工们在旧社会的苦痛和斗争，其中有敌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矿工们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的悲惨命运，也有觉醒了的工人們在党的领导下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这些故事都是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可以使我們重温一下昨日的苦难，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得之不易，多么可贵，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新社会。

这些故事写的感情真挚，文字质朴，娓娓道来，极为亲切感人。是一部向广大工人——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

煤 海 怒 濤

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 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11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6 $\frac{1}{4}$ 印張 • 110,000字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三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1—13,575册

統一书号：10088·315

定 价：六 角

序

在黑暗籠罩着我們祖國的年代里，誰知道曾經有過多少殘酷的壓迫和血腥的屠殺！更有誰知道曾經有過多少英勇的戰鬥和慷慨的犧牲！

這個集子里收集的二十三篇大同煤礦工人鬥爭故事，就是我國人民無數英勇鬥爭故事的一部分。

大同，是山西北部的一個名城，是一個古老而又光輝的城市。云崗石窟、華嚴寺、九龍壁……幾千年來陸續留下來的這些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象星星一樣在她的身上永遠閃着光芒。

大同，也是和大同煤礦的名字聯在一塊的。這一個擁有600億噸煤炭的世界少有的礦藏，是大同的驕傲，是祖國的瑰寶，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珍貴的資源。

*五、六百年以前，勞動人民就開始採掘大同的煤了。差不多和這同時，地主、官僚……這些吸血鬼們就開始在這裡吸着礦工的血，尖銳的矛盾和鬥爭也就開始了。

1898年，貪婪無恥的官僚、山西巡撫胡聘之，把山西的礦權出賣給英商福公司。帝國主義的魔爪伸進來，驚醒了當

时有些民族思想的山西中上层人物。1908年，用275万两白银贖回丁矿权以后，官办、商办的矿业公司就如雨后天春笋一样发展起来。1918年，大同开始兴建了第一对现代矿井——忻州窑矿。大同的矿工开始和现代生产联系，开始步入现代产业工人的行列，大同煤矿也就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

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大同。对他们垂涎已久的富饶的大同煤矿，开始了疯狂的掠夺。他们对大同矿工采取了惊人的残酷手段。葬送了五六万矿工生命的十几个“万人坑”，直到现在还在控诉着敌人的暴行。

就在那祖国受蹂躏的日子，大同煤矿工人受摧残的日子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到达了北方抗日阵地。晋察冀边区在大同的东边和南边，晋绥边区在大同的西北，先后建立了起来。党密切注视着大同矿工，派了大批优秀干部潜入煤矿来，领导矿工的斗争，李登瀛、郑林……这些同志的名字迄今还被大同矿工传颂着。在残酷的敌人面前，大同矿工更坚强、更英勇地战斗起来了，因为党、八路军和矿工在一起。

.....

今天，大同煤矿早已成为祖国的现代化煤矿基地之一了。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奇迹万千，英雄辈出。灿烂的今天，辉煌的明日，不是千言万语所能描绘的。

就在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就在大跃进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要从这里看清今天是怎样来的，我们要从这里看清今天的幸福与光

輝，我們也要从这里更加强我們的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

我們整理矿史的工作，还正在进行。这个集 子里介绍的，只不过是一些片断。

我們參加整理矿史的人，都是大同煤矿的工人和干部，是在这里生长和战斗着的人，是带着深厚的感情来整理的，写作技巧之类是我們不敢談的。

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

1959年8月

目 錄

黨和我們在一起

- 怒濤里的紅旗……………李 毅整理 (1)
- 地下城的斗爭……………劉元章口述、李 毅整理 (20)
- 黨和我們在一起……………劉二能口述 孫水林整理 (46)
- 南沟小五義……………其會英 李占文口述 九 孩整理 (57)

憤怒的火焰

- 紅石崖……………黃天壽等口述 同金聲整理 (69)
- 火燒青陽灣……………郭 英等口述 張晉奎整理 (82)
- 七月夜逃……………孫 永等口述 曹 杰整理 (90)
- 憤怒的火焰……………張萬元口述 于 漢整理 (99)
- 黑心狼……………連萬祿口述 李 毅整理 (104)
- 搶賣店……………李永麟口述 孫水林整理 (113)
- 老毛驢的死……………韓士平口述 李 毅整理 (117)
- 打死鬼子松夏……………李鳳鳴口述 吳承勤整理 (121)
- 難忘的老矿工……………江世福口述 孫水林整理 (126)

八路軍和矿工

- 子弹運輸兵……………張樹禮口述 陳玉山整理 (129)

郭四罗.....	郭四羅口述	九孩整理 (133)
八路軍和矿工.....		莫會英 (143)
夺枪記.....	常玉口述	盧存貴整理 (146)
攻碉堡.....	李永鵬口述	孫水林整理 (153)
搜查.....		何永祿 (159)
一块表.....	劉忠口述	張普云整理 (162)

太阳出来了

到馬脊梁去.....	馬六孩口述	九孩整理 (167)
古塘里的斗争会.....	劉二能口述	孫水林整理 (174)
第一个春天.....	宋寶亮口述	李毅整理 (179)

怒濤里的紅旗

李 毅 整理

(一)

1937年的暑天一过，秋天的气候很快就給口泉沟涂上了一层枯黃的颜色，歇暑的矿工們，又背上簍子，下窖去背煤了。雁北的气候鬼得很，还没过中秋节，一早一晚人們穿上夹衣服还凉得直发抖。

人們常用这样的話形容雁北的气候：“早穿皮袄午穿紗，抱上火炉吃西瓜”。往年即便是天气凉些，为了过节，人們也要买些西瓜吃。今年，人們誰都沒这个心思了。特别是前几天，听到了馬坡山上鬼子打的炮声，莫說是口泉街上没人办貨过节，就是山崖下土窖里住的工人們也不見了。

从永定庄到馬脊梁去三十多里的山路上，白天黑夜，都有成群結伙的、攜老扶幼的逃难的人們。在那狗不吃的年月里，矿工們已經习惯了这种朝在东村晚宿西村的顛簸生活了。

簍子，这个不值錢的东西，成了矿工們一生的伙伴了，它的命运与矿工連在一起。平时，矿工們用它到井下去背

煤；荒年、流浪、战时的日子里，它也是唯一家产。当爹的，把自己的儿女放在筐子里，背在背后，一天八九十里的赶路程；做娘的，就把吃饭的锅碗和全家仅有的一张被子装在筐子里，背在她的背后，跟着丈夫寻找自己的家园。

中秋节的晚上，口泉沟静悄悄的，山坡上百十多个土窖里，没一点亮光，只有那从长流水冲来的山洪咆哮着、狂怒着从口泉街旁流过。

在一个天刚刚蒙亮的早晨，二十多辆日本军用汽车开来了，车上坐满了日本兵，一下车就把永定庄和忻州窑包围了。鬼子大搜大查，整整折腾了三天，才找见了几个开小煤窑的窑主。这几个家伙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了鬼子的亲信，他们向鬼子告密，领着鬼子下井从古塘里把单身汉们揪出来，用刺刀、军犬、木棍逼着给他们干活。

第二年一打春，鬼子就从河北、山东、内蒙一带抓劳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永定庄矿的装煤道上，突然出现了二十多辆“闷葫芦”货车，既不装煤也不下货，整整停了一宿，没人理会。第二天的晌午，一群日本兵，端着枪包围了这一长列货车，一个日本人，用钳子把货车门上的铁丝扭断，立刻从车里拥下了好多人，有的是农民打扮，有的是小商贩，还有穿蓝长袍的人。不知在那个“闷葫芦”车里闷了多少日子的人们，一从车里出来，也没顾得伸展一下腰板子，呼吸一下凉气，就被一道道的寒光怔住了。人们惊惧地看看身边的环境，除了铁丝网、刺刀、军犬，什么都没有看眼里。

一会儿，一个矮胖的日本人来了。日本兵把人們攆在一个深洼的土坑里，矮胖子就“哇哩哇啦”說了一通。当翻譯的接着說：“你們听着，太君有命令，你們就是这里的工人，好好为太君干活，誰要逃跑……”当翻譯的指了指身旁端着枪的日本兵說：“那就送你們回老家去。”

坑下的人們靠攏在一起，誰也沒吭声，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不幸而忧虑、憤怒。

在那苦难深重的岁月里，人們都已失去了方向，只有共产党，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一刻也不停地在战斗着。党沒有离开矿工們，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高举起革命的紅旗，同敌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敌人，鼓舞着工人們的革命斗志。

1938年腊月，从河东兴县正式开来了賀龙元帅率领的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二十七团的两个营，駐在馬脊梁、长流水一带。不打仗的时候，每个战士都是政治宣传員，村头、庙里、院前院后，到处是三五成伙的人群，矿工們每天听着战士们讲解抗日政策和穷人翻身、工农革命的道理。

1939一进三月，馬脊梁、长流水往西的几个村子，都建立了民主村政权，选出了村长、农会主任，組織訓練了民兵。

仅仅半年的光景，长流水的东面和西面就变成两个世界：长流水以东的沟里，矿工們每天在电网、刺刀、木棍下生活着，十冬腊月，腰里还围块洋灰紙袋片，两头不見太阳地干活，得到的报酬，除去两片大烟，就是皮鞭、木棍、

死亡。一爬过长流水的山梁，就变了，老远就能看见村口放哨的紅纓枪和围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世世不当亡国奴”“血債必須血来还”的标語。这里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撵走了飢餓和压迫。

山前的人们，听说八路军打过来了，就象亲人来了一样，好多人深更半夜地，繞过鬼子的封锁綫，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山上的积雪，去投奔八路军。有好多人让鬼子抓回来，喂了軍犬。

为了在矿区内建立党的組織，领导工人开展对敌斗争，晋綏边区五分区李登瀛政委（代号801），就带了一些同志，进入到矿区，领导煤矿工人运动。

从口泉街到峨毛口，从永定庄到长流水，从南露金村到张家坟，党在这一带建立了許多地下工作小组，这些活动点，象星星一样密布在口泉沟的周围。

（二）

白洞矿西村座南的一家酒鋪里，柜前坐滿了喝酒的工人。卖酒掌柜的是个細高个，顧了切肉，顧不了打酒，一个人支应不过来。

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輕后生，从窗前走过来，掌柜的抬头一見，就大声喊：“鎖汉，鎖汉，来，帮个忙。”

鎖汉进了屋里，看見柜前吃酒的人滿滿的，就問：“高掌柜，干什么？”

“你給咱記記賬，我來照應他們。”

鎖漢拉個凳子就坐在“記賬水牌”旁，在好多名字下面划着勾勾叉叉地記起來了。

天漸漸黑下來，高掌櫃忙來點着煤油罩燈。剛點好，就從門外進來一位與眾不同的人物。這人頭戴鴨嘴扁帽，穿身粗絨呢的制服。喝酒的人們一見他進來，就忙起身陪笑說：“馬頭，快，喝杯酒。”

馬把頭一擺手說：“快喝你們的，我這就買。”

“櫃前沒座了，到櫃里喝吧。來多少？”高掌櫃一邊打酒，一邊掃了一下喝酒的人。

“看着來。喝酒為主，有座沒座好說。”

“那怎麼成呢，照顧咱家的買賣還落不下個座，走！”

高掌櫃一手掌燈，一手提酒壺，就領馬把頭進了里屋。

櫃前吃酒的人們一個個走了，高掌櫃忙把鋪門关上，吹滅了櫃前的燈，進了里屋就說：“馬浩同志，你看見了沒有，剛才櫃前幫我記賬的那小鬼，去年死去的馬督梁的村長，就是他父親。”

“在哪做工？”

“在白洞西斜坑下推車。”

“還有什麼新的對象沒有？”

“據王金龍說還有個火車司機叫肖鳳的。”

“對！我們要抓緊培養青干。”馬把頭把近日鬼子出動的情況跟他說了一遍，就走了。

原來馬浩是分區組織部的組織科長。他滿嘴晉南口音，過

去在太原第一师范念过书，1932年就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因为閻山錫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党组织才把他转送到陕北根据地去。去年，他与王金龙、高映廷三个人才来到白洞矿。一来时的时候，都扮做小商贩，在白洞西村租下一间柜房，就在村里开起小铺来。后来，王金龙听说同家梁招工人，就到那里下了井当矿工，高映廷就开了这个酒铺，馬浩为了在白洞矿占据一定的地位，便于长期掩护下来，就通过大怀左县^①的党组织，结识了张家坟大地主李兴的大儿子李靖堂，并通过他在一个姓穆的把头手下当了个小把头。

一天夜里，大怀左县的李滋潤（化名吉林）县长和馬浩一起来到了高映廷的小铺里，对馬浩说：“咱们的二营今晚就要把长流水鬼子的碉堡搞掉了，咱们乘这机会，也得搞他一下，让鬼子前后挨打。”

馬浩考虑了一下说：“搞大的条件还没准备好哩，先来个小的。”

吉林点头说：“事情不在大小，震撼了鬼子就成。”

当晚，馬浩就和高映廷把王金龙同志由同家梁叫回来，研究怎样进行工作。

这些日子，鬼子奉了平旺总局的命令，正在强迫工人们闹“努力出煤”，各矿所有的鬼子、把头，每个人脑袋上扎个白布条子，手提木棍，蹲在井下工作面里，打着工人们出煤。鬼子为了加速运煤，又从大同车站调来三个车头，没明

^①大怀左县：抗日时候，大同、怀仁、左云三县的总称。

沒黑地运煤。

这天，王金龙一回来就去找肖风。正好，肖风刚喝完酒，蒙上被子正要睡，見王金龙进来，一个骨碌从炕上坐起来說：

“金龙，听說长流水的日本人让八路军給干掉了。”

“嗯，我也听說啦，昨天，鬼子宪兵队搜查了一宿。”

王金龙往炕边一坐，就聞出一股酒腥气来。他知道肖风这后生平时不爱喝酒，除非特別高兴或煩悶的时 候 才 喝酒的。可是在鬼子手下干活，高兴的事情太少了，因此他一喝酒总有不痛快的事情。

“怎么啦，看你眉头拧的疙瘩，簡直能拴条驴。”

“跟小日本吵嘴了。”

“因为什么？”

“王八羔子們，老嫌我开车速度慢。今天一交班，不分消紅皂白就沒脸沒鼻子地罵。”

“俗話說，吃人家的飯，就得受人家的气，有什么办法。”

“哼！”肖风瞥了王金龙一眼，沒好气地噲他一句，

“亡国奴架子。”

“什么，亡国奴？”王金龙沒生气，格格笑起来了。“小伙子，有种的就跟鬼子斗一斗。”

“斗就斗一斗。”

肖风这后生是个紅脸汉子，有一股蛮劲，說对了他的心思，于什么都行；說不对，那可不听你使喚。王金龙趁他在火头上，就把行动的办法——告給他，肖风滿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晚上，車从口泉站上开出来，到了同家梁矿，肖风把空車皮甩到大溜子下面，就整理东西准备交班。接他班的是个专爱給鬼子孫屁股的家伙，名叫阮貴。

九点鐘車就要从同家梁炭出去，肖风一直等到八点五十五分以后，才見阮貴晃晃悠悠走来。

“小肖，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我說不算，你检查吧。”

“检查个屁！刚才又跟咱那婊姐喝酒了。”

“我替你一班吧？”

阮貴一指手里提的大烟土說：“这包东西，今晚还得往北京送呢。”

肖风下了車，拍拍身上的灰土，心里罵了一句：“媽的，老子送你到阴曹地府去！”

阮貴刚一接班，煤車尽头的信号灯就揮动起来了，他也沒顧上检查，忙拉了一声汽笛，車就从同家梁开出来了。从同家梁矿到口泉車站，要經過永定庄矿、口泉街，一直是下坡道。阮貴見車速愈来愈快，就忙刹閘，可是刹了閘，車速仍然飞快，他知道事情不妙，正想輕車逃命，車已到了白家灣，車头“嘣”的一声，就从道軌上跳起二尺多高，后面的車皮都堆压在一块，阮貴的尸体也应声高飞了。

原来，王金龙昨天就告訴給肖风，让他把車上的汽閘拆下一个螺絲。又派了人到永定庄矿东边的白家灣埋伏下来，等火車到时在鉄軌上放上石头。王金龙把一切安排好了，又去同家梁的对面找了阮貴相好的暗娼“小白鞋”。他知道

阮貴出車前一定要到她家來，所以就在阮貴接班前用酒把他拖住，一直喝到八點五十五分才算罷休。阮貴上車已顧不上檢查，結果就只好到陰曹去給小鬼舔屁股去了。

這事情一出，口泉日本憲兵隊就嚴加追查，把有關人員都捕到憲兵隊去問案。馬浩早通過李靖堂在翻譯們面前說了些好話，又塞給些大烟土，對肖鳳就沒有理論。最後鬼子得出的結論是，阮貴帶酒駕駛，雖無蓄意，但因損失過重，把阮貴的女人、孩子攆出口泉就算了結。

(三)

到了1941年，鬼子号称的大同煤矿“八大矿”，除有四个已出煤的大矿外，其余四个新矿井也都开始打井了。要按鬼子的原计划，新建的四对矿井都要在1941年以前建成，可是因为工人的缺少，这四对新井一推再推，不能按期开工。

劳动力的缺少，这是鬼子最头痛的事情。平旺总局为了解决劳工问题，大量派出人员，到太原、河北、内蒙去抓捕农民、工人、学生。当地公安、劳动机关，抓捕一名就赏款三元。除此，矿区内也设立了“矿警队”，专门抓捕逃跑的工人，抓回工人一名赏钱五角，如能捕回新工人，加倍奖赏。

尽管鬼子在口泉沟的每个山头上，栽上电网，重要道口上设立了检查站、哨岗，但是每天仍有逃跑的工人。矿工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作了这样的断语：“一上井命到阎王殿，一上井又多活一天；趟电网凶多吉少，总比死在‘万人’